茅奖作家迟子建又一长篇力作出版

《烟火漫卷》: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

继2015年出版《群山之巅》后,茅奖作家迟子建又一长篇力作《烟火漫卷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。这是一部在城市烟火之中叩问天地、历史、命运与灵魂的长篇小说,作者以此奉献给自己生活了三十年的哈尔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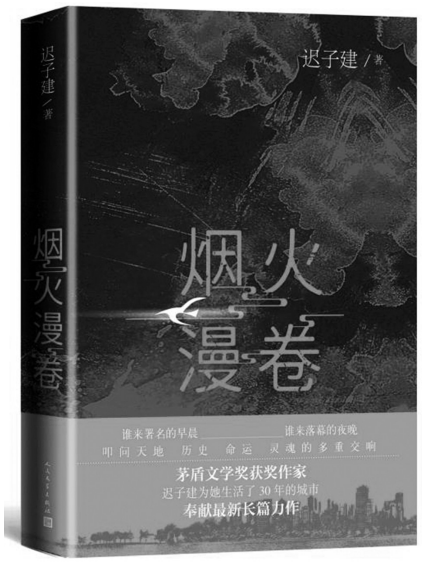
据该书出版方介绍,《烟火漫卷》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,在作者从容、细腻的笔触下,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说人物复杂隐微的命运交相辉映,柔肠百结而又气象万千。一座自然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,一群形形色色、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,于"烟火漫卷"中焕发着勃勃生机。

"烟火气"是平凡生活的模样

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,晨曦时分的鸟雀和鸣,城市街道开出的每一种鲜花,食物的香味,澡堂子里氤氲湿润的热气,旧货市场的老器物,老会堂音乐厅的演出,饭馆或礼堂的二人转,风味小吃、服装、交通……

《烟火漫卷》中满溢着人世间最盛的烟火气。哈尔滨的丰富生活包含其中,温婉细致、意味深长。

也不只是哈尔滨,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的烟火气,那是人们平凡生活的模样。也许普通平庸,也许细碎无聊,但正是这些微小而确定的美好,只要留心观察和体味就能随处看到的美好,日复一日地伴随着我们,最终汇聚成城市的银河,安抚着城市生活中历经挫折伤痛的灵魂。烟火气,是由普通人低吟浅唱出的一首对抗命运的安魂曲。



作品涉及的 都要触摸和感受

据记者了解,迟子建在完成《群山之巅》后,便有了《烟火漫卷》的创作计划。2019年4月正式动笔,写完开头两章后远赴欧洲,小说的创作因此中断了一段时间。然而,在远离哈尔滨的路途中,小说中的人事在作者的脑海中反而更加鲜明清晰。人在旅行的时候会发现城市的差异正在消失,在异国他乡的街头,迟子建也能找到哈尔滨的影子。而当她真正回到哈尔滨,这座城市又重新带给她愉悦和安宁。

在写作或工作的间隙,迟子建会乘坐地铁公交穿行在哈尔滨的各个城区之间。去蔬果批发市场,去夜市花市旧货市场,起大早观察医院门诊挂号处排队的人。凡是作品中涉及的地方,她都要触摸和感受。丰沛鲜活的生活经验为小说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细节。作家用自己的笔为城市注入了灵魂。

每个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,"哈尔滨"是迟子建笔下继"北极村"之后的第二个精神家园。在中国,城市的变化总是日新月异,过于快速的发展将城市的面貌变得单一且单薄,只有生活其中的人才能深味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。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年的迟子建,对这座城市的每一次穿行、捕捉、聆听、凝视,都让她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那种鲜明而又包容、生命在此生生不息的内质。当她谈起哈尔滨时,对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石都有情。

青年时代的迟子建来到哈尔滨,开始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生命体验。自《伪满洲国》始,至今数十年,作家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已经有了蔚为可观的成果:《黄鸡白酒》《起舞》《白雪乌鸦》《晚安玫瑰》等,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,一个故事的发生场所,一个承载悲欢离合的历史背景。在《烟火漫卷》里,哈尔滨整座城市成为小说完整的主体,小说人物承载着城市的历史,人物命运与城市历史相互交融,浑厚悠远。

剖开现实负累 钩沉历史风云

如果说之前的《白雪乌鸦》让人想到黑与白、生与死交织而成的哈尔滨,那么《烟火漫卷》则如暴风雨后的彩虹,于这种绚丽中能看到风雨雷电的痕迹。

"无论春夏,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,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。"穿行在《烟火漫卷》中的每个凡人,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刘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,仿佛人性的犁铧,犀利地剖开现实的种种负累,满怀忧患地钩沉历史深藏的风云。"无论寒暑,伴着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,不是月亮,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人们。"不管是生于斯,还是来自异乡,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所呈现的生命的经纬,是大地的月影,斑驳飘摇,温柔动人,为长夜中爱痛交织的人们,送去微光。

作家笔下,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物,每一个都自有来处,又往归处。但无论是已经融为历史背影的犹太人谢普莲娜、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、民间画师,还是沉迹于普通人生活的刘建国、于大卫、黄娥、翁子安,在经历了生命伤痛之后,仍然"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、送别夜晚。"这些平凡人物各自曲折、繁复的命运,共同构架起了古城当下生活的命运交响。

八街九陌,滨城黑土,尘埃落定之后,依旧以坚韧之姿重归来处。我们也许无法亲见北方冰雪都市的黎明黄昏,但我们知道,漫卷城市的不止烟火,还有无数散发着蓬勃生气的生命。他们在命运沉浮之中笃定、坚实地前行。

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

名家点评

她的笔触是非常简单的,从一个很小的事件、很小的人物进入,写着写着河流就变宽了。

——格非

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,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,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,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,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。每年春天,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,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。

——苏童

向后退,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,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;向内转,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,甚至命运的背后。然后,从那儿出发,倾诉着并控诉着。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向度。

——第二届"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奖"对迟子建的授奖词

对话 迟子建:我是个"烟火气"十足的人

人物小传:迟子建,1964年生于漠河。1983 年开始写作,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,出版九十余部单行本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《群山之巅》等,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向着白夜旅行》等,散文随笔集《伤怀之美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等。

曾荣获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,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、韩等多个语种的海外译本。

辽沈晚报:您如何看待"烟火"这个词,它对您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?

迟子建:烟火在我心目中,至少在《烟火漫卷》这部长篇小说当中,我觉得它包含了多重含义:一方面包含着我所写的哈尔滨的人间烟火,我写到了夜市,写了那么多风味小吃,写了那么多人情,也包含着人情的交往。这是人间的"人"的层面的烟火。另外一个层面,小说里贯穿有一只鹰,小鹞子,这里也有它的烟火,它的烟火是它的天空。小鹞子的烟火是晚霞,我频繁地写到晚霞,包括后记,我生活当中每一天晚饭后散步,如果是晴天,散完步看到的就是晚霞。这也是烟火,天空的烟火。生灵的烟火。

还有一种烟火,可能深藏在地下,又回到人间的。

书里写到黄娥的丈夫,最后她把他葬身鹰谷,推到下面。他死去的时候戴着一顶帽子,因为他喜欢喂食鸟类,让各种鸟类把帽子啄出很多窟窿眼儿。这顶帽子在一个深谷里,本不应该出现,可是黄娥在哈尔滨和刘建国因为给鹰找吃的,在冰排跑过之后去捡鱼的时候发现了这顶帽子。我们可以想象,鹰可以在谷底叼起这样一只帽子,送入一条河流,然后它顺流而下来到了哈尔滨,来到松花江,你看到这顶帽子,就会感觉这个人还活着。"烟火"至少在这部长篇当中含义是是多重的,有各种气息。

作为我个人来讲,如果单纯从字面意义理解,我是"烟火气"十足的人,我就喜欢吃,每天写完东西以后搞点好吃的,一荤一素,喝一点红酒,我觉得人生就是很美好的了。也因喜欢烟火人间,爱逛逛夜市,在逛夜市的时候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

辽沈晚报:您的作品展示了人间百态,在阅读的过程中,令人感到一种温度,一种温情。请问在您的生活中,文学创作大概占了多少比例?

迟子建:写作是我的什么呢?确实是我生命当中最不离不弃的伴侣,尤其在我经历过个人的创痛以后,我觉得命运可以让两个特别相爱的人离散,可是命运不会让你和你的笔分离,只要我有呼吸,这支笔会陪伴我一直走下去,而且它滋养了我。但是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,也真是耗神的。我们单位的同事说,你怎么最近头发都是白的呢?我撩起来一看全是白头发了,真的非常耗神,我从来没有染过头发,没有打理过它,白发确实在闪闪发光了。

我希望有一天,这个笔陪伴着我,和我的白发一样,真正经过岁月的洗礼以后能够闪光。这样的光在我的身上和我共存,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。我会善待自己,因为无论什么样的人生,都是人生的一部分,我们是不能选择的。但我们能选择对生活的态度。我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。

辽沈晚报:您之前写的乡土文学或者大自然文学比较多一些,包括最早的《北极村童话》,当时读了让人心情非常平静。您这些年逐渐转向一些城市文学创作。在您看来,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?

迟子建:我在哈尔滨生活了30年,跟它产生深厚的感情。了解它,感觉已经没有隔阂的时候,才有勇气和力量,而且有这种契机去书写这个历史。

我觉得每个作家要遵从自己的内心,当你觉得一个题材培养成熟以后,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,都可以从容驾驭它。所以我写《烟火漫卷》的时候,确实没有隔阂感,没有觉得要写一部城市题材的小说,完全没有,就是写一部关于哈尔滨历史的长篇小说,整个准备也是这样的。

我在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伪满洲国》里面也写到了城市,像当年的奉天(沈阳)、新京(长春)、哈尔滨,当时是伪满时期重要的几个舞台,也涉及城市,那几个城市,我的作品涉及的场景我也都去过。我的原则是,一个作家写作的难度总会有,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种挑战,不适感都会存在。

小说的写作,有的时候跟人到了一定年龄一样,器官各个方面的指数会不知不觉地下降,所以你要保持作品的健康度,就要多多吸氧。这个吸氧包含多个层面,美学意义上的、生活积淀上的。

我没有别的本事,但我是比较勤奋的,我的脚、手都比较粗壮,我愿意用我的手去触摸生活,用我的脚,脚踏实地把我作品涉及到的地方,能走到的尽量走到,像写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等等,我都是要去实地看一下。这时你再驾驭题材,这种不适感就会消失,会越来越跟它水乳交融。

我不想限定下一部作品要写什么,是都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在这个小说里不能仅仅说它是写哈尔滨,这里也包含了生活更多层面的东西。

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

好书推介

《魂殇》 叶辛/著

本书是作家叶辛历经数年创作的最新长篇,它以一位著名画家的猝死为线索,以一代人半个世纪的命运为焦点,重返时间的河流,回味了逝去的青春与爱情,追溯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悲欢。

《久病成仙》 曹畅洲/著

书中内容涉及公司职场、宠物饲养、催婚相亲、娱乐综艺、网络热词、求学租房等当今快餐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流动的现实中,"后浪们"在想什么?追求什么?为什么困惑?为什么坚持?作为"90后"上海本土作家,作者笔下流淌出对超一线城市年轻一代的精妙速写。